



有种爱情
痛彻心扉

2.9 车里斗嘴

安街仿佛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严谨虽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,可平日真正涉足南二环以外并且像今天这样深入居民区的机会,简直屈指可数。

百子湾曾是北京传统的东郊厂区和宿舍区,自从2001年泛CBD区的规划出台之后,绝大部分老国有企业从此地撤离。此刻放眼望去,除了一片流光溢彩的新兴现代社区,就是建设中的工地、黑暗中的废弃厂房以及尘土飞扬的坑洼道路。他怎么也无法把眼前的荒凉景象,和他心目中疏朗大气的北京城联系起来。

季晓鸥像没听懂严谨的问话,只是从钱包里取出3张10元钞票放在驾驶台上,说声“谢谢”,就要推门下车。

自己的妹妹和外甥还在咖啡馆里眼巴巴地盼着自己,这么大的牺牲只为借机一近佳人芳泽,严谨哪肯这么轻易放她离开?他眼疾手快锁了中控锁,拦住季晓鸥:“你什么意思,寒碜我呢?”

季晓鸥看着他,眼神像大白兔一样纯洁而无辜,语气诚恳地说:“我为什么要寒碜你,我该谢谢你呀!哦,你觉得30块钱少了点儿是吧?可我要是打出租车,打表价钱只会比这少不会比这多啊!能便宜点儿吗师傅?”

这番话让严谨瞪着她,恨不能在眼前她那白嫩嫩的腮帮上咬一口。

季晓鸥觉得,恶狠狠的他也不是不

像一只大灰狼,可惜他脑袋上面好像摇晃着的两只兔耳朵,便成了色厉内荏的标志。

严谨当然不会知道,经过上次电梯里的一场纠缠,他在季晓鸥眼里已经脱不开“兔儿爷”的嫌疑了,头顶那两只若隐若现的兔耳朵,简直就像用专业氩弧焊机焊接出来一般严丝合缝。季晓鸥只是不明白,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,又是如何搞到她的小店地址的,更无法确认今天的邂逅究竟是刻意的还是巧合?

两个人对视片刻,季晓鸥往后瑟缩一下,像被吓到了,愈加楚楚可怜:“师傅您别生气,要不,我再添5块钱?”

严谨伏在方向盘上大笑。

季晓鸥没笑,以前从未和严谨这种人打过交道,她多少有点紧张,不知道对付普通男人那套伎俩,用在Gay(即男同性恋者)身上是否有效。

她抱紧背包,开始在车前上下摸索,想打开中控锁。

严谨好不容易笑完,立刻换上一副严肃的面孔,问:“妹妹,你觉得哥长得像坏人吗?”

季晓鸥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像啊,怎么了?”

严谨噎了一下:“……那你觉得哥是坏人吗?”

季晓鸥摇摇头:“不好说,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

严谨瞪着她:“北京姑娘说话都跟

你一样不招人待见吗?”

季晓鸥笑了:“那得看对谁。”

严谨彻底放弃了和她斗嘴的企图,直截了当地提要求:“给我留个手机号怎么样?有时间一起出来吃顿饭。”

季晓鸥终于打开中控锁,她一边推门一边回答:“对不起,我没手机。”

“那打店里电话你介意吗?”

季晓鸥已经迈出去了一条腿,闻言又收回来坐好。她当然介意,非常介意,她不想和一个性取向不明者交往,可这个人明显已经掌握了她不少的信息,她得把这事儿画上一个句号。

斟酌半天,季晓鸥开了口:“那个什么……我觉得……和别人不同没什么,真的……那不是你的错,只不过你和别人不太一样,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……那个……咳……我是说……”

严谨的眉毛习惯性地皱在一起:“你到底想说什么?”

“我是说,我说啊……同性恋……”

季晓鸥咬咬牙,终于吐出那个难以启齿的词,接下来的言辞逐渐流利,“你只不过碰巧喜欢的是同性,这没什么,不是你的错……可是不行,我不能接受同性恋,因为上帝反对。哦,虽然我不是基督教徒,但我家里有人是,你明白吗?请原谅,以后别再骚扰我。谢谢你,哦,也谢谢你的花!”

(摘自《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离》舒仪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街边倒很热闹,杂货店、小饭馆、美发店、租书铺,还有卖烤白薯、臭豆腐的摊子,灯火通明,人来人往,听到的是各种各样的方言。

严谨仔细瞧了半天,满脸迷惑地回过头问:“这是北京吗?我怎么瞧着像到了外地县城?这么晚了你一个人来这儿干什么?”

也难怪严谨惊诧,怪只怪“南北差异”在北京人心目中根深蒂固,过了长

3.5 除掉杀手



铁血男儿
卧底妻窟

拐出那条街,程建邦追进了一条小巷,路上几乎没什么人了。我快步追进那条小巷,只见程建邦已经用枪把那个少年逼到了一堵墙前。

那个少年一边后退,一边用余光寻找退路,可惜,那是条死胡同。

程建邦见我赶到,低声说:“动手。”趁那个少年的注意力都在程建邦的枪上时,我上前一脚把他踹到了墙角。我心想自己不能一事无成,便冲了上去,只想三下五除二将其制伏再说。眼看就要到那个少年跟前了,他居然从怀中摸出一把手枪。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害怕或者犹豫,伸出手一把攥住枪管,连枪带他的手一起扭到他后背,将无名指就势塞到扳机后面,防止他扣动扳机。

那个少年整个人正面贴在墙上动弹不得,为防万一,我使足劲儿一膝盖朝他胳膊肘顶去,只听到嘎巴一声,我扭着他胳膊的手顿时觉得轻松了。他那只拿着枪的手带着整条胳膊被我从他肩膀的上生生“摘”了下来。

我担心他因疼而叫出声,用一只手捂住他的嘴,顺势掰着他的头把他放倒在地上。我骑在他后背上,一手揪着他脑后的头发,一手将他的下巴尽量往上托,使他既不能动弹,也无法出声,只听到他喉咙里因痛苦发出的呼噜声,他的身体在不住地颤抖。

此时,我只消用开瓶啤酒的力气就能扭断他的颈椎。

我长长地呼了口气,托着他下巴的手不知道是跟着他在抖,还是我自己在抖,一直不停地哆嗦着。程建邦将枪收了起来,扭头朝巷口看了一眼,对我点点头,转过去背对着我盯着巷口。

我知道,他点头的意思不是为了称赞我之前那一整套连贯的动作,而是要我立刻扭断这个少年的脖子。我喘着气,低下头看见少年脖子上的汗正在往下淌,他长长的睫毛随着眼睛快速地扇动着。

我还是不愿意相信他是个杀手,甚至怀疑程建邦认错了人。我的神经越绷越紧,像第一次在刑场上枪毙死刑犯时的感觉,只不过这次不是用枪,而是用手,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这个少年颈部动脉在剧烈跳动。

我犹豫着,眼睛不由得朝程建邦瞟去,我担心因为此时自己的不果断,再次惹来他的嘲笑。极度的紧张,使得我浑身的力气都集中到扳着少年下巴和后背的双手上。

程建邦转过身来,大概想看看进展。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,不知是我太过紧张,还是被突然转身的程建邦吓到,手下竟然一松。那个少年立刻挣脱我的双手,腰一拱一翻,将我在他身上翻下,就地滚了半圈,伸手摸向刚被我踢开的手枪。我骂了一句,飞身扑过去,正好压在那个少年身上,他已经捡到了枪,伸直胳膊瞄向程建邦,我见夺

枪已经来不及,为了程建邦的安全,索性扳着那个少年的下巴和后脑,双手骤然发力。在一声清脆的骨节断裂声后,那个少年身体猛地一顿,停止了颤抖,瘫软下来。

我的手还紧紧地抓着那颗颈椎已经断裂、只连着皮肉的头颅,指甲几乎嵌到那颗头颅的皮肉里去了。我用力挺直脊背抬起头,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脖子,仰起头深深吸了一口潮闷的空气,终于放松了肌肉,松开了双手。

我想装作若无其事地起身,腿上居然一点力气也没有,只好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,扶着身边的墙站了起来,靠在墙上大口喘气。

程建邦看了一眼地上的少年,问我:“你没事儿吧?”

我摇摇头说:“没事儿,有点儿热。”

他叹了口气,拍拍我的肩膀:“先离开这里,回去再说。”

我应了一声,整了整衣服,随他往回走,一路上,他一句话都没说。

回去后,我本想赶紧躺一会儿,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,进卫生间洗了一把脸,看着镜子中略显疲惫和苍白的自己,不禁发起呆来——我不能每次做完这样的事儿都像被抽了筋一样,也不是每次做完这样的事儿都有时间让我去整理自己。

(摘自《任务:活着再见1》邵雪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程建邦低声骂了一句,赶紧快步跟了上去。

我懊恼不已,只能紧随其后。那个少年灵活地闪避着街上的行人,几乎要脱离我的视线。我一边加快步伐,一边仔细辨认着他跑的方向,但还是跟丢了。我立刻盯准程建邦,相信他一定不会犯我这样的低级错误,好在他在这种地方显得很高大,目标还算明显。